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二十三

上元程廷祚撰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正義 衡水孔氏曰此卦陽長至五五陽共決一陰故名為夬也王庭是百官所在之處以君子決小人故顯然發揚決斷之事于王者之庭示公正而无私隱

也號號令也夬以剛決柔用明信之法而宣其號令如此即柔邪者危故曰孚號有厲也以剛制斷行令于邑可也若用剛即以尚力取勝為物所疾必有不利故曰告自邑不利即戎然剛德不長則柔邪不消故陽宜有所往夬道乃成故曰利有攸往也

伊川程子曰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

既小人衰微君子道勝當顯行之于公朝使人明
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
命衆之辭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
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
甚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必有戒懼之心
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君子之治小人以
其不善也必以已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誅亂必
先修已舜之敷文德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

也以衆陽之盛決于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于太過太過乃如蒙上九之為寇也戎兵者强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夬之善也

廣平游氏曰揚于王庭誦言于上也孚號誕告于下也告自邑自近而及遠也

紫陽朱子曰夬決也陽決隂也以五陽去一隂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専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

辨正 紫陽朱子曰夬卦號字皆作户羔反唯孚號只作去聲讀看来亦只當平聲

通論 雲峰胡氏曰以五陽去一隂而彖為警戒危懼之辭

不一盖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復利往往而為臨為泰為夬也夬利往往而為乾也盖隂之勢雖微蔓或可滋窮或為敵君子固无時不戒懼尤不可于小人道衰之時忘戒懼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説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

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正義衡水孔氏曰剛克之道不可常行若專用威猛則便為尚力取勝即是決而不和其道窮矣所以惟告自邑不利即戎者只為所尚乃窮故也

伊川程子曰夬為決義五陽決上之一陰也健而說決而和以二體言卦才也下健而上說是健而能說決而能和決之至善也兌說為和柔雖消矣然

居五剛之上猶為乘陵之象隂而乘陽非理之甚

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于王朝大庭使

衆知善惡也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

子之道乃无虞而光大也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剛

武即戎則所尚乃至窮極矣夬之時所尚謂剛武

也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隂更當決去則君

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

通論

雲峰胡氏曰復利有攸往剛長也夬利有攸往剛長

乃終也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猶足為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盡猶足為天理之累必至于純陽為乾乃為剛長乃終也

敬菴吳氏曰復利有攸往譬如平地之一簣故喜其進而曰剛長也夬利有攸往譬如九仞之尚虧一簣故恐其止而曰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則忌

正義紫陽朱子曰澤上于天潰決之勢也施禄及下潰決

之意也居德則忌未詳

折中曰案澤上于天所謂稽天之浸也必潰決无疑矣財聚而不散則悖出故君子以施祿及下居身无所畏忌則滿而溢故君子之居德也則常存畏忌而已禮曰積而能散書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夫如是則何潰決之患之有

存疑

山陽王氏曰夬者明法而決斷之象也忌禁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安定說本此

安定胡氏曰夬決之世君必先以仁義之德自居于身然後可以明禁忌以示天下則當作明字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正義山陽王氏曰居健之初為決之始宜審其策以行其事壯其前趾往而不勝宜其咎也

伊川程子曰前趾謂前行九居初而壯于進躁于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

虚齋蔡氏曰其不勝者自為不勝也故曰為咎明非時勢不利也

辨正
愚案初九雖乾體然剛而未堅當決之始而遽以壯見非所宜也且壯于前則後之勁不足以繼之豈制勝之道乎此自貽之戚也故曰往不勝為咎先儒謂夬與大壯相似故此爻與大壯之初九无異然大壯主于陽盛此卦主于決陰雖相似而實不同大壯之壯于趾言在下位而逞其剛強故曰征

凶有孚此爻之壯于前趾言當事之發端不量力而輕進故曰往不勝為咎彼必不可行而此尚可往兩爻亦未嘗无異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為然後決之則无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

秋山王氏曰謂非往之為咎不能度其可勝而後往之為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正義　横渠張子曰警懼申號能孚號而有厲也以必勝之剛決至危之柔能自危厲雖有戎何恤

伊川程子曰夬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為過剛能知戒備處夬之至善也内懷兢惕而外嚴誡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秋山王氏曰彖言孚號而以有厲處之矣二剛得中

而知戒懼故亦惕號蓋必如是而後可免小人乘間抵隙之憂故雖莫夜陰伏之時有兵戎亦不足慮矣以防之密而備之素也

愚案莫夜有戎勿恤蓋言戒備之有素以二秉至健之德而能惕號故也張子之論最善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莫夜有兵戎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辨正 愚案九三乾體之極剛過而躁故曰壯于頄幾事不密其凶可知君子處此則有道蓋夬主于決而非主于壯也決貴内斷于心而不貴外形于色也獨行者内斷于心之象遇雨若濡有慍雖蒙外侮而怒不形于色之象如此則无剛過之失而足以集事得夬之正者也故无咎舊解以獨行為君子與小人相應以有慍為衆陽所慍考九三之與上六

正符應例理宜相合而爻辭不然故又為此說皆

未敢信

存疑

紫陽朱子曰頄顴也九三當決之時以剛而過乎中

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者也如此則有凶

道矣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為應若能果決其

決不係私愛則雖合于上六如獨行遇雨至于若

濡而為君子所慍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

也溫嶠之于王敦其事類此

又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于面目至于遇雨而爲所濡濕雖爲衆陽所慍然志在決陰故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爲應而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

虛齋蔡氏曰大意謂君子之去小人顧其本心何如耳本心果是要決小人則雖暫與之合而爲善類之慍終必能決之而无咎不愈于壯于頄而有凶乎此所以貴于決而和也

存異

伊川程子曰爻辭差錯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君子夬夬无咎亦未安也當云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慍无咎

紫陽朱子曰九三舊文本義自順不知程子何故欲易之看來不必易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辦正

愚案君子夬夬言其決而和也故終无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正義 伊川程子曰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于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强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强而牽挽以從羣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

克己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在它卦九居四其失
未至如此之甚在夬而居柔其害大矣
秀巖李氏曰牽言引而進也衆陽共決一陰之時四
能自引以進則可亡悔然非有剛明之才必不能
信也
愚案夬卦五陽雖同爲夬義而終以乾卦爲主四屬
說體陽爻而處陰卦臀无膚其行次且言其進退
不安莫能自決之甚也牽者依附之意羊者羣陽

之喻也言當此之時惟自附于羣陽方得為君子之朋而可以亡其悔然以說為性者力必不足恐其聞是言而亦不信矣不信者望其信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辨正

愚案位不當者謂四非剛位且以說體而乘乾也聞言不信其不足語于聽德之聰亦可知矣以不當位為陽爻陰位者誤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于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為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夬如莧陸然則于其中行之德為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

餘論

東谷鄭氏曰莧陸本草云一名商陸其根至蔓雖盡取之而旁根復生小人之類難絕也如此

紫陽朱子曰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草陸皆

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物難乾其子紅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辨正　愚按五處尊位有世道之責當廓清陰類與萬物共由于中行然後无咎所謂其危乃光也中之未光以莧陸猶有存者則不得由于中行非所以免于咎矣傳文當為警之之辭程子之說似遠

存疑　伊川程子曰爻辭言夬夬則于中行得為无咎矣象

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于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于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于此示人之意深矣

上六无號終有凶

正義 東坡蘇氏曰无號者不警也陽不警則有以乘之矣

慈湖楊氏曰柔已決去剛道已長然不可不敬戒苟

怨焉不敬不戒不警號則亦終有凶雖未必凶遂至而既不警戒則放逸放逸則失道矣失道終于凶

蔣氏仁敬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詳味此文若如傳義說似為小人謀恐只依卦辭孚號有厲之意言雖是五陽决去一陰尚存為君子之計茍或默然養禍則其終必致困聖人之情何常慮小人有凶也

存
異伊川程子曰陽長將極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之
地是衆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
消盡故云无用號咷畏懼終必有凶也
紫陽朱子曰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
呼號終必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
不然反是
愚按卦雖以五陽決一陰而爻辭率多危厲之意以
陰柔據最高而未去慮死灰之復熱也況彖辭言

孚號九二言惕號而傳義乃以无號屬之上六號字不宜互異此必有誤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辨正 愚案彖辭傳言剛長乃終必待陰盡陽純而後足以當之今一陰未去則剛為之不長矣一消一長間不容髮爻辭言无號終有凶言卦至此不獨不足以為乾且不可以為夬矣終不可長言不能保其終之無害于剛而備之不可不早也姤之不可與

長與此同意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正義 衡水孔氏曰姤遇也此卦一柔而遇五剛故名為姤施之于人則是一女而遇五男為壯至甚故戒之曰此女壯甚勿用取此女也

紫陽朱子曰姤遇也決盡則為純乾至姤然後一陰可見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

故為過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
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
折中曰案女壯之義非以一陰始生于下為壯亦非以
一陰獨當五陽為壯蓋卦以陰為主陰而為主即是
壯也
通論誠齋楊氏曰陰陽之相為消長如循環然當一陽之
生也聖人未敢為君子而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
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已為君子

而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親暱之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正義北海鄭氏曰一陰承五陽苟相遇耳非禮之正女壯如是故不可取

程氏子元曰剛謂九五遇中處正教化大行于天下也

東海王氏曰女不可取以其不正不可與長久也

伊川程子曰陰始生于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也陰陽不相交遇則萬物不生天地相遇則化育庶類品物咸章萬物章明也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子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其道可以大行于天下矣

汴水趙氏曰柔遇剛者明非剛遇柔也

折中曰彖柔遇剛者以柔為主也如臣之專制如小之司晨得不謂壯乎故不復釋女壯而直釋勿用取女之義

通論 東坡蘇氏曰陰之長自九二之亡而後為遯始无臣也自九五之亡而後為剝始无君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臣君子之欲有為无所不可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隆山李氏曰以一陰通五陽女下于男有女不正之象故曰勿用取女咸所以取女吉者以男下女女得婚姻正理故也若蒙之六三以陰而先求陽其行不順故亦曰勿用取女

石澗俞氏曰夬一陰在上而曰剛長乃終欲其終而為乾也姤一陰在下而曰不可與長恐其進而為遯為否而至于剝也

存疑　語類問姤之時義大矣哉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

謹與伊川之說不同何也朱子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而不好之漸已生于微矣故當謹于此

愚按彖傳之末言天地萬物者多即本義而推廣之此傳自天地相遇以下乃發明剛柔相遇之美于一陰而遇五陽之義初不相蒙朱子謹微之說求之太深于瞻以遯剝相提並論亦近于泥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正義 伊川程子曰風行天下无所不周為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

通論 泉峰龔氏曰天下有風姤與風行地上觀相似故在姤則曰施命誥四方在觀則曰省方觀民設教曰施曰誥自上而下天下有風之象也曰省曰觀周歷徧覽風行地上之象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正義 伊川程子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

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于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强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于陽是見凶也羸豕蹢躅聖人重為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為況羸弱之豕雖未能强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君子小人

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于微則无能為矣

紫陽朱子曰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于君子則有吉而無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云

通論

折中曰案一陰竆于上衆以為无凶矣而曰終有凶防

其後之辭也一陰伏于下衆未覺其凶矣而曰見凶

察于先之辭也陰陽消息循環无端能察于先即所

以防其後能防其後即所以察于先也

愚案九家易曰絲繫于柅猶女繫于男以喻初宜繫

二也據此則柅宜指二觀二爲包有魚之象四則

爲包无魚愈可見未可以爲一陰而繫于五陽也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正義 衡水孔氏曰柔道牽者陰柔之道必須有所牽繫也

存疑伊川程子曰牽者引而進也陰始生而漸進柔道方
牽也繫之于金柅所以止其進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正義陸氏希聲曰不正之陰與剛中之二相比能包而有
之使其邪不及于外

伊川程子曰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包者苴
裹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于陰其所說美故取魚
象二于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于遇為

无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包苴之魚豈能及賓

謂不可更及外人也

紫陽朱子曰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然制

之在已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于衆則其

為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

雲峰胡氏曰包如包苴之包容之于内而制之使不

得逸于外也

通論

小舟李氏曰剥之貫魚姤之包有魚皆能制陰者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于外當如包苴之魚包苴之魚義不及于賓也

敬菴吳氏曰九二既包有魚則當盡其防制之責以義言之不可使遇于賓也若不治而使遇于賓則失其義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辨正　愚案九三居巽體之極猶豫寡斷欲制陰而不能臀

无膚其行次且進退不安而失其所據也危可知矣然其行也未嘗即安于陰故也故无大咎舊解以无所遇論似未確

通論 蒙齋李氏曰居則臀在下故困初六言臀行則臀在中故夬姤三四言臀

存疑 紫陽朱子曰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于初上无應于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辨正　愚案九三以不肯為陰所牽而行故曰行未牽也則雖次且而无大咎矣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其始志在求遇于初故其行遲遲未牽不促其行也既知危而改之故未至于大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正義　衡水孔氏曰起動也无民而動是以凶也或謂凶由此起疑誤

伊川程子曰包者所裹畜也四與初為正應當相遇

者也而初已遇于二矣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

四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巳之失德也四之

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起

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

辨正 愚桉巽者入也陰入而陽受之九二之包有魚乃巽

之正體也初六一陰既為巽之所有則乾不得而

有之矣而九四以失位之剛正爻外卦故為包无

魚之象此理之一定也舊說以初與四為相應以

初六九四為正應見此處文辭不合故又為遇非正道唯近者得之之說甚為穿鑿以不明于八卦之體性也○起凶當如孔氏說即洪範之所謂用作凶也言德不足以有其民則動而得咎矣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下之離由己致之遠民者已遠之也為上者有以使之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正義衡水孔氏曰馬云杞大木也左傳云杞梓皮革自楚往

紫陽朱子曰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倐有之象也

愚案有隕自天言九五當時以隕越為憂則有以持

天運于未然而陰物之在下者不至于蔓延而潰裂矣

餘論

橫渠張氏曰杞之為物根固于下瓜之為實潰必自內九五以中正剛健含章宅尊而遇陰柔浸長之時厚下安宅潰亂是防盡其人謀而聽天命者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于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逮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辨正 愚案廢興存亡莫非天命志不舍命言九五之存心恒若天命之无常而一旦隕越于下有隕自天即書之所謂墜厥命者是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正義 紫陽朱子曰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

愚案剛極于上則柔將愈長于下剛不平而與柔爭

故上九有姤其角之象則自失其中正之德而可吝矣此无所歸咎者也无咎與大過之上六節之六三同義

存疑伊川程子曰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已則如是人之遠之非他人之罪也由已致之故无所歸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既處窮上剛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

大易擇言卷二十三

大易擇言卷二十四

上元程廷祚撰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正義 衡水孔氏曰天下崩離則民怨神怒雖復享祀與无廟同王至大聚之時孝德乃洽始可謂之有廟矣故曰王假有廟○又曰聚而无主不散則亂惟有

大德之人能弘正道乃得常通而利正故曰利見大人亨利貞也

伊川程子曰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于有廟極也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廟則萃道之至也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

事聚則柔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重于祭故以祭享而言上文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然蓋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工立事貴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是動而有裕天理然也

紫陽朱子曰萃聚也坤順兊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為澤上于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為萃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乎宗廟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祭義曰公假于太廟是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已之精神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于正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辭

愚案大人即王也王假有廟所謂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言在上所以致萃者也利見大人亨利貞所謂天下之士皆願立于其朝天下之農皆願耕于其野此言在下所以成萃者也不能得萬國之歡心則雖用大牲而未必吉主治者苟非大人則衆雖聚而不知其所往彖辭孔氏之訓最善

辨正 伊川程子曰萃下有亨字羨文也

平菴項氏曰卦名下原无亨字獨王肅本有王弼遂

用其說孔子彖辭初不及此字

泉峰龔氏曰假字疑當作昭假烈祖之假謂感格也王者致祭于宗廟以已之精神感格祖考之精神所以為萃也

通論

趙氏茂實曰陽居五而五陰從之為比陽居五與四而四陰從之為萃二卦相似然比者衆陰始附之初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時也萃者二陽相比羣陰萃而歸之君臣同德萬物盛多之時也

石澗俞氏曰比唯九五一陽天下皆知比于五故元永貞言于彖萃有二陽則恐天下莫知所萃故元永貞言于五亦猶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畜則言于彖小過則言于五其義各有所取也

餘論

折中曰彖以彖傳觀之利見大人亨利貞為一事无疑王假有廟者神人之聚也利見大人者上下之聚也用大牲吉償言犧祀由假廟而推之皆所以聚于神

也利有攸往廣言所行由見大人而推之皆所以聚于人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説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正義 山陽王氏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情同而後乃聚氣合而後乃羣

伊川程子曰萃之義聚也順以説以卦才言也上説

而下順為上以說道使民而順于人心下說上之政令而順從于上既上下順說而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是不能也王者萃人心之道至于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之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廟則其極也萃之時見大人則能亨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以正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

以正其能亨乎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豐聚之時交于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為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天命也

瞿唐來氏曰盡志以致其孝盡物以致其享

愚案利見大人彖辭尤重此句故傳之所重亦在聚以正所謂順以說剛中而應與順天命及天地萬物之情莫非正也即莫非利見大人之事也觀九

五以元永貞繫辭足徵聚正之義

辨正 郭氏京曰彖利見大人亨利貞棠彖舉繇辭脫利貞字凡六十四卦彖先舉繇辭後以義結皆无遺漏脫亦明矣

通論 雲峰胡氏曰咸之情通恒之情久萃之情一然其所以感所以恒所以萃則皆有理存焉如天地聖人之感咸之理也如日月之得天聖人之久于道恒之理也萃之聚以正所謂順天命萃之理也凡天

地萬物之可見者皆此理之可見矣故本義于所
感則曰極言感通之理于所恒則曰極言恒久之
道于所聚亦曰極言其理贊之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正義山陽王氏曰聚而无防則衆心生
伊川程子曰澤上于地為聚萃之象君子觀萃象以
除治戎器用戒備于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
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

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

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紫陽朱子曰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爭故當豫為之

備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于地上是水盛有潰

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

通論

秋山王氏曰澤上有地臨則聚澤者地岸也澤上于

地萃則聚澤者隄防也以地岸而聚澤則无隄防

之勞以隄防而聚澤則有潰決之憂故君子觀此

象為治世之防除治其戎器以為不虞之戒若以治安而忘戰守之備則是以舊防為无用而壞之也其可乎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辨正 愚案孚者相信之意物之所以聚而不亂者惟此而已有孚不終是相聚而不相信欲其无變不可得也故曰乃亂乃萃號者號笑者笑所謂亂也然方在萃初勿以為憂往求有剛健之德而能定亂者

信而從之則可以无咎矣此爻自始而要其終以明聚之道在于孚故二即言孚而五又有匪孚之語又案此卦內卦為衆外卦為衆之所萃故初與三凡兩言往言往而萃于大人則得其主矣義本明晰舊觧失之

存疑 伊川程子曰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舍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

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以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

紫陽朱子曰初下上應九四而隔于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為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愚案先儒以應例文程子謂初與四為正應者以此

然遇交辭有異又往往委曲其說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辨正 愚案凡物之聚不以形而以心初六孚信不足以相結是其志亂也其志既亂則外之亂不待言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辨正 愚案此文先儒以二五相應之例求之多以引為五之引二故曰必待引而從之則吉而无咎然信如此則不宜獨言引而宜云引而往吉无咎矣其說

終有可疑彖六二處順體之中本異于在下之羣陰而能率羣陰以歸于剛健中正之人謂之引者自我引物而言也孚乃利用禴言雖能率陰歸陽而尤以誠信為重苟能積其誠信則雖用薄祭可以交于神明而況于人乎言萃之本在于孚也

存疑　衡水孔氏曰引吉无咎者萃之為體貴相從就今六二以陰居陰志于進退則是守中未變不欲相就者也乖衆違時則致危害故須牽引乃得吉而无

咎也故曰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者居中得正忠信而行故可以省薄薦于鬼神也

安定胡氏曰君子之進不可自媒以茍媚其君而幸其時之寵榮也是故君子進用必須有道六二以陰居陰履得其中又上應九五中正之君必待其君援引于已然後往之此所以得吉而无咎也孚信也禴薄祭也君子之進必在乎誠信相交心志相接當萃聚之時誠信既著心志既通則可以不

煩外飾其道得行矣孚信中立則雖禴之薄祭亦可通于神明也

伊川程子曰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待則離二與五為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羣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

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非薄而
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于神明也孚乃者謂其
有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于上也孚信者
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
紫陽朱子曰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
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
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
物亦可以祭矣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辨正 愚案坤體主順以順于陽德也二處坤體之中而能率陰向陽以其能履至順之則而不少變易故曰中未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辨正 愚案内卦衆之象也爻至六三衆已極矣而未得其所聚之處夫擁衆多之民而不知為之所則有欲不遂有求不給將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此禍亂之

所由起也故曰萃如嗟如无攸利矣當此之時惟有擇所從以安之可以无咎然事已至此而後徐議其所往亦可謂之不明于物理而難免于吝矣而往猶可緩乎曰小吝者戒而激之之辭也玩全卦以定爻義宜如此觧然舊説皆不然未知是否

存疑

東谷鄭氏曰下二陰皆萃于陽三獨无附故咨嗟怨歎而无攸利然三不以无應之故能往歸于上上雖不相得不免小吝而亦无咎也

紫陽朱子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于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從于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亦可以小羞也戒占者當近舍不正之强援而遠結正應之窮爻則无咎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辨正　愚案巽者順從之義言剛德在上當往而順從之則得其所萃而不至于嗟如矣程傳以為上六巽順

而受之非也

九四大吉无咎

正義臨淄房氏曰大吉謂匪躬盡瘁始終无玷可免專民之咎有謂立大功可免咎者非也（案立大功可以免咎輔嗣之説）

伊川程子曰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為无咎也大為周遍之義无所不

周然後為大无所不正則為大吉大吉則无咎也

通論雲峯胡氏曰比卦五陰皆比五之一陽萃四陰皆聚歸五與四之二陽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也无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正義白雲郭氏曰四得上下之聚而非君位故有不當也

東谷鄭氏曰其位近其德同其為下之所歸亦同自非所謂至善則其君病之烏能无咎戒之也凡言

位不當其義不一此所謂不當者為其以剛陽迫
近其君也

梅邊熊氏曰九四九五皆萃之主九五在上之萃也
九四在下之萃也故九五曰萃有位而四象曰位
不當大吉无咎也上比于君以臣而有君萃之象
疑乎有咎者也

折中曰蔡鄭氏謂凡言位不當其義不一者是也然須
知是借爻位之當不當以發明其德與時位之當不

當

通論 愚案四五兩爻皆能聚人然四德勝于位五位勝于德傳于四曰位不當所以嚴臣主之防也于五曰志未光所以勵君人之道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正義 伊川程子曰九五以陽剛居尊位為有其位矣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修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

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
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
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
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修德以來之如
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而有苗格是也德非不至也蓋有遠
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修德
也

紫陽朱子曰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

咎矣若有未信則亦修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

戒占者當如是也

辨正

愚按民之所聚一在于德一在于位有其一皆足以聚人而德為尤重此卦四五俱為陽爻而四獨先得其所聚者以四最親于民而民但知有德位之崇卑初非所計也聖人于四明君人之德于五明君人之位言德苟如四則雖无尊位而民已歸之五有其位不患民之不歸而亦不可徒恃故曰元

永貞悔亡兩爻雖有分別大意惟欲君人者修德以為聚人之本而已解者謂萃卦以二陽統四陰又謂四以剛陽迫近其君皆不得其要也

通論

折中曰萃九五居尊以萃羣陰與比畧同卦象澤上于地與比象亦畧同也故其元永貞之辭亦同元永貞悔亡即所謂原筮元永貞无咎也

餘論

童溪王氏曰五萃之主也當萃之時為萃之主莫大

于有其位尤莫大于有其道有是位而无是道則天下不我信者亦衆矣故曰匪孚謂天下之人容有言曰上之但以位而萃我也而其道則未至也故必元永貞而後悔亡

語類問九五以陽剛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朱子曰此言有位而无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修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于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

泉峰龔氏曰五有其位者也徒有其位故人或匪孚此志之所以未光也

雲峰胡氏曰必大吉而後无咎位不當也五有位矣而匪孚志猶未光也然則欲當天下之萃者不可

无其位有其位又不可无其德

愚案以經傳觀之九五之德實有未足其故以說體也若乾若坎在外卦則不止于是矣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正義 建安邱氏曰上六居萃之終兊之極聚終而散說極而悲理之常也上六茍能于聚終說極之時而以憂戚處之則无咎也

辨正 愚案說極于上必生驕泰之心以是居萃非所宜矣

況其所處乃滿而欲溢聚而將散之時乎當此惟悲憂危懼方為明于持盈之道而有以固人心于未渙庶免于咎文義與離卦六五畧同舊說以為陰柔小人求萃不得或又比之孤臣孽子不得于君親者但觀象傳未安上之語自知其誤今惟存邱氏一說

通論 雲峰胡氏曰萃極盛之時也宜和說順逆以應坤兑之象今初則號三則嗟上齎咨涕洟何也禍福倚

伏盛滿難居故大象有不虞之戒而六爻皆言无咎者此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如此而後可以无咎也

愚案下卦為衆上卦為衆之所萃諸儒于上六而言求萃故失之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正義　趙氏光大曰言危懼而不敢自安于上操心危慮患

深安得晏然而巳乎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正義北海鄭氏曰升上也坤地巽木木生地中日長而上猶聖人在諸侯中明德日益高大也升以德論為是

衡水孔氏曰南是明陽之方故曰南征吉也

伊川程子曰升者進而上也升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

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

愚案升與萃對柔而聚謂之萃聚而上謂之升升之取義宜主規模氣象蓋治道與學問其進而上皆有序而不可紊然每有所進則必有其規模氣象之不同者如中庸所謂悠遠博厚高明堯典所謂昭明協和時雍之類皆道之由漸而致者也所謂升也觀大象順德之說其義甚明與賢者登進之事无涉卦巽坤二體皆有從剛之能又內巽外順

前行而无窒礙是以元亨大人學則必躋于聖賢
治則必底于王道如此而後為升之至故曰用見
大人勿恤也南征吉既云升矣則有進而无退南
征者前行而順乎陽故无往而不吉也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元亨用見大人
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以二體言柔升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
矣二以剛中之道應于五五以中順之德應于二

是以元亨也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于位則由王公升于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已之福慶而福慶及物也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

折中曰柔以時升猶當以初六之義為重故六爻惟初六為大吉

愚案巽取以柔從剛坤則以順乎剛而得名此二卦

之所以合而為升也柔不可以自升而當從剛以升柔之從剛巽為最先 折中謂當以初六之義為重乃先儒所未發柔以時升既定指初六則凡柔爻皆初六也特所升者異地爾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正義 衡水孔氏曰地中生木始於毫末終至合抱君子象之以順行其德積其小善以成大名故繫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是也

伊川程子曰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為升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修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順則可進逆乃退也萬物之進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

紫陽朱子曰因其固然之理而无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

初六允升大吉

正義伊川程子曰初以柔居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于九二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于君當升之任者也允信從也初之柔巽唯信從于二信二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中以力言則當任初之應柔又无援應不能自升從于剛中之賢以進是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

紫陽朱子曰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于二陽占者如之則信能升而大吉矣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與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謂九二從二而升乃與二同志也能信從剛中之賢所以大吉

存異　藍田吕氏曰初六以柔居下當升之時柔進而上雖處至下志與三陰同升象之所允无所不利故曰允升大吉

愚案卦之所以為升者巽也巽之所以為巽者順乎剛也與上合志即指順乎剛而言而吕氏乃謂志

與三陰同升蓋由不知巽之本義而遂失升卦之義也學者毋為所惑可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辨正　愚案柔順乎剛必以誠初六之允是也剛之納柔亦必以誠九二之孚是也二惟積誠以待方順之柔故能剛柔合德而同升乃利用禴言雖用薄祭而可以上通于神明言其升可必也无咎者孚而後无咎也○又案文辭與萃六二同然萃之六二明

以陰歸陽之義升之九二明以陽受陰之理其不同者如此

存疑 伊川程子曰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黽勉于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久乎其可以有為乎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內存至誠不假文飾于外誠積于中則自不得外飾故曰利

用禴尚誠敬也自古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尚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于上也如是則得无咎以剛強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于咎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辨正 愚案有喜即釋利用禴之義

存疑 伊川程子曰二能以孚誠事上不惟為臣之道无咎

而已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

九三升虚邑

正義伊川程子曰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援應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孰禦哉

紫陽朱子曰陽實陰虚而坤有國邑之象凡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于坤故其象占如此

愚案卦重柔之能升九三剛爻而云升者柔自九二方合于剛此爻則剛與之升也虚邑取外卦之假

象以明无所疑阻之意

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入无人之邑其近无疑阻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辨正 愚案王用亨于岐山此積誠之驗也山非有情之物而王者能升其精意以為祭亨此其誠之所積殆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天下之物无不可格者矣其吉且无咎為何如乎于四爻而言用亨者柔始升

于上也言岐山者周封内之名山也舊說似未得

其觧

通論 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亨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

義朱子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而升而上通之

義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

六五貞吉升階

正義

李氏元量曰貞吉升階升而有序故以階言之

童溪王氏曰彖傳柔以時升蓋謂五也

梅邊熊氏曰以順而升如歷階然

辨正

愚按六五柔而得中升居尊位其得正而獲吉宜矣升階者為學致治皆有其序而无一蹴之功令柔自極下而升于五則其行有漸而必要于至其為有方而悉底于成柔順乎剛之效著矣升之能事畢矣故象曰大得志也爻義宜如此解舊說未可

信

存疑　伊川程子曰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

紫陽朱子曰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階升之易者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正義

折中曰彖自初而升至此而升極矣故初曰上合志此曰大得志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辨正 愚案先儒以冥升與冥豫並論故謂此爻為知進而不知退其實非也豫上卦乃動體動極而不知止故為冥豫升之上卦則順體也以順而升者也且

下五爻並无不足之辭何至上六而不美如此蓋此爻乃治心之學也冥者不覩不聞之謂冥升者守其至靜以順乎天德也天德无極而我之升亦无極故曰利于不息之貞有進无退惟聖賢之治心為然故上六以此終升之義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于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為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而用于貞正則為宜矣君子于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

强不息如上六不已之心用之于此則利也以小

人貪求无已之心移于進德則何善如之

紫陽朱子曰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

无適而利但可反其不已于外之心施之于不息

之正而已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辨正

愚案易中凡言富者皆陽也言不富者皆陰也冥升

在上而曰消不富者至此則惟順乎天德而陰之

為陰將自是而消亡矣故曰消不富也

存疑　安定胡氏曰上六既不達存亡之義以至于上位固當消虛自損不為尊大以自至于富盛也

伊川程子曰昏冥于升極上而不知也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不富无復增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

大易擇言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擇言卷二十九至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張德基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二十五

上元程廷祚撰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有言不信

正義 北海鄭氏曰君子雖困居險能說是以通而无咎也

衡水孔氏曰困者窮厄委頓之名道窮力竭不能自

濟故名為困小人遭困則窮斯濫矣君子遇之則

不改其操處困而不失其自通之道故曰困亨處困而能自通必是履正體大之人能濟於困然後得吉而无咎故曰貞大人吉无咎處困求濟在於正身修德若巧言飾辭人所不信則其道彌窮故以有言不信也

伊川程子曰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惟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况隨時善處復

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

紫陽朱氏曰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為兌柔所揜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所以為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取困窮

折中曰彖困亨者非謂處困而能亨也蓋困窮者所以

動人之心忍人之性因屈以致伸有必通之理也然惟守正之大人則能進德於困而得其所以可通者爾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正義潁川荀氏曰剛揜謂二五為陰所揜也

伊川程子曰卦所以為困以剛為柔所揜蔽也剛陽君子而為陰柔小人所揜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

也下險而上説為處險而能説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説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惟君子乎君子大人通稱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其以剛中之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也以説困故有尚口之戒

通論

折中曰𥙷諸卦二五剛中皆為隂揜者惟困與節然以二體言之則節坎陽居上兌隂居下此困所以獨為剛揜也（視荀氏說尤精）

愚案剛揜有二君子而揜於小人則世道之困也道心而揜於人心則心德之困也困卦之說不主世道而主心德

餘論

南軒張氏曰唯大人能處困凡人處之大則失節小則憂隕以中不剛耳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正義山陽王氏曰澤无水則水在澤下水在澤下困之象也處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窮道可忘乎

紫陽朱子曰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

何氏元子曰致猶委也人不信其命則生死禍福營為百端居貞之志何以自遂今一委之命則不以

命貳志者夫且能以志立命

愚案致有極之意有取與納之意此言致命朱子以為授何氏以為委皆納意也而何氏語尤明顯君子之困必非自取故當委之於命若小人則不得藉口於此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歳不覿

正義 紫陽朱子曰臀物之底也困於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

平菴項氏曰初六在坎下故為入於幽谷即坎初爻入於坎窞也

折中曰案詩云出於幽谷遷於喬木初不能自遷於喬木而唯坐困株木之下則有愈入於幽谷而已陰柔處困之最下故其象如此在人則卑暗窮陋而不能自拔者言臀者况其坐而不遷也

愚案初六以陷體而居困之最下入于幽谷言其不知有天德以至於此故象曰幽不明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幽不明也謂益入昏暗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至於陷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辨正　愚案卦中凡剛爻皆所謂困而不失其所亨者二以坎之主爻居下卦之中陷於困矣然非常人之所謂困也譬之酒食醉飽過度其樂鬱而未暢此君子抱道而未得志之象也其時德足於中不患世

无求我者故曰朱紱方來而君子之心惟宜用其精誠於内而不可少慕於外故曰利用亨祀而有所行則為非時而動故凶　无咎二字疑衍蓋上文意義已足故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困於酒食厭飫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反為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无凶害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亨

祀若征行則非其時故凶而於義則无咎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辨正 愚案中有慶者言德足於身一時雖未通達而卒致朱紱之來酒食之困不足以為困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辨正 愚案六三柔暗處極險之時而妄有所為石之無情不可親也蒺藜之能傷人不可以為援也而困焉據焉適所以益其困而已入於其宮不見其妻言

至於此則身心喪而家必亡也其凶為何如乎石與蒺藜皆陰物六之況也妻亦六之況也舊說指上下剛爻似不必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藜刺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於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

於蒺藜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

紫陽朱子曰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石指四蒺藜指二宮謂三而妻則六也其義則繫辭備矣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辨正 愚案乘者駕而上之之辭剛天德也六三以天德為不足用而悍然出於其上故曰乘剛言其妄行如此未有不至於極困者也此釋爻辭前二句單舉據於蒺蔾省文也舊説遂以蒺蔾指九二非是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辨正 愚案卦以剛揜為義故凡剛爻之用皆有未足九四説體之剛而所居又非剛之正位其用尤為不足而易至於困來徐徐者言其進之緩也困於金車

以金為車則其來之緩可知如是亦可吝矣然其體本剛一旦自致於中正則脫於困无難也故曰有終舊說未可信

存疑　紫陽朱子曰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故其占雖為可吝而必有終也金車為九二象未詳疑坎有輪象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辨正 愚案四初離下卦之陷體又以居非剛位不能自振故曰志在下也然而本心之天德終必起而為之助故曰有與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四應於初而隔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而來雖居不當位為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辨正 愚案五雖居中正之位而猶為剛揜一時未能盡達

於外而滿其所欲劓刖一形之見傷喻德之未光也赤紱所以蔽體困於赤紱言欲有未滿則反而求諸其身如孟子所謂愛人不親反其仁之類所以養其德者如此則不患於德之不光困之不出而可受福矣故曰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也　紱宜作禮玉藻赤紱幽衡之韍一謂之韠古人之蔽膝也祭服所用二文紱字與此同義變朱言赤者因取象有別而與其文非有他也祭祀與享祀雖變文

而亦无異義觀象傳於二言有慶於五言受福語義相同可知

存疑

伊川程子曰截鼻者劓傷於上也去足為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掩於陰為其傷害劓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六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説也

紫陽朱子曰劓刖者傷於上下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為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揜下為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占其象中又利用祭祀久當獲福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辨正 愚案中直即中正也與同人九五同此言五爻天德未光不可不謂之困乃能反求諸身而終有以濟

之實以天德之在我而非由外鑠矣故曰乃徐有

說以中直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始爲陰揜无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而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於困也不曰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意

差緩

上六困於葛藟於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正義 紫陽朱子曰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於葛藟於臲卼曰

動悔之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

愚案上六陰柔德不足而困於高位於葛藟於臲卼可謂不安之甚矣其所處固已有悔使復妄動於悔之中豈不愈有悔乎曰動悔有悔能時克兢惕之心則有所行而吉言當安靜以守其天德此去困之本也所謂困而不失其所亨也

象曰困於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辨正 愚案未當者言上六德不足而處高位也吉宜作志

志行者言能求其心德則易悔而為吉矣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

其瓶凶

正義 北海鄭氏曰井以汲人水无空竭猶人君以政教養

天下惠澤无窮也

衡水孔氏曰此卦明君子修德養民有常不變終始

无改養物不窮莫過乎井故以修德之卦取譬名之井焉

伊川程子曰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所徃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徃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汔幾也繘綆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繘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

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夷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有及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毁敗也

紫陽朱子曰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爲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汔幾也繘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其占爲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

建安邱氏曰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无喪无得井之德也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此三句言井之事汔至亦未繘井未及於用也羸其瓶失其用也此二句言汲井之事（案此以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兩句為二義與程傳同然不如本義）

辨正　愚案繫辭傳云井德之地也言德自此而出也故先儒有謂此卦為言盡性之事者甚為有理蓋井以水輸民之用性以德給人之求象本相似改邑不改井事物雖无定形而性之在我者常定也无喪

无得往來井井此申不改井之義言未發之中本
无增減感物而動往來无窮而性自若其故也然
人皆有性而或為情欲所蔽或為事故所牽欲見
其性而不能或終於失其性者多矣故曰汔至亦
未繘井羸其瓶凶又有依據大象主人君養民立
論者然言性功而王道在其中矣

通論

雲峯胡氏曰澤无水為困命也井則有水性也知困
之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易性命之書

而言之明且切者莫二卦若也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已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乃如是卦之才與義合也井以濟用為功水出乃為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

其瓶則不為用矣是以凶也

餘論 紫陽朱子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不復出

折中曰井唯有常故其體則无喪无得其用則往來井井王道惟有常故其體則久而无獘其用則廣而及物故言改邑不改井足以包下二者

愚案剛中專指九五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正義　伊川程子曰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

紫陽朱子曰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

秀巖李氏曰勸相即相友相助相扶持之意

辨正　紫陽朱子曰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為木是汲罌則前面却有瓶瓶自是瓦罌此不可曉想只是說水之

津潤上行至那水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

又曰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直至樹末便是木上有水之義如菖蒲葉每晨葉尾皆有水如珠顆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問如此則井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水本在井底能汲上

汲上來給人之食故取象如此

愚案木上有水以朱子津潤上行之說為正水上於木所以養木猶井之能養人也故勞民勸相君子

法之而為養人之事此處不必更取汲水之罷若鄭氏以巽木為桔槔釋彖傳之巽乎水而上水其說本誤蓋彖傳惟取巽之入不取木之象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為義六以陰柔居下上无應援无上水之象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

紫陽朱子曰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為此象蓋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

虛齋蔡氏曰井以陽剛為泉而初六則陰柔也故為井泥為舊井井以上出為功而初六則居下故為不食為无禽

辨正

愚案崔氏憬曰禽古擒字禽猶獲也觀象傳以時舍釋无禽則崔氏之説可用諸家皆以為禽鳥之禽

疑誤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正義 衡水孔氏曰下也者以其最在井下故為井泥也時舍也者人既不食禽亦不向是一時共棄舍也

伊川程子曰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

紫陽朱子曰言為時所棄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

初不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鮒或以為蝦或以為蟇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敝漏如甕之破漏也剛陽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為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為用也

紫陽朱子曰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

初六功不行故其象如此

折中曰案井谷者出中出水之穴竅也井能出水則非泥井也而其功僅足以射鮒者上无汲引之人如瓶甕之敝漏然則不能自濟於人用也决矣

愚案井愈上而後有功二雖陽剛位則在下其水僅足以射井底之遊魚而已況汲之者乃敝漏之甕其无用可知矣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五陽剛之才本可濟用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辯正　愚案漢書云去卑辱與渫而登本朝渫者汚也解易者乃以渫為不停汚殆不可曉此卦下三爻初六最下為井泥九二微有水為井谷九三已有水為井渫皆井之不被於用者若以井渫為不停汚與井洌何異乎此言爻至九三已非无水而停汚不

治莫為人用有足悲者又言治汚之道在除舊以生其新則惟有汲之而已王有汲井之任者也誠能自明其德以新民則天下豈不並受其福哉古者田以井授天下一大井也故聖人觀象而言明焉

存疑 伊川程子曰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為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又有志應上六處剛而

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用才而切於施為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為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故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矣

紫陽朱子曰渫不停污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

福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下而未爲時用故其

象占如此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正義紫陽朱子曰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爲福也

愚案九三處非其位而嵩目於天下之故不過等於

行道之嘆息而已是以顧治之極而求王明也聖

人之情見乎辭矣

六四井甃无咎

正義會稽虞氏曰修治也以瓦甓壘井稱甃

伊川程子曰甃砌累也謂修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修治其事不至於廢可也若不能修治廢其養人之功則失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剛陽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

紫陽朱子曰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修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為井甃而占則无咎占

者能自修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

通論　東坡蘇氏曰修潔也陽為動為實陰為靜為虛泉者所以為井也動也實也井者泉之所寄也靜也虛也初六最下故曰泥上六最上故曰收六四居其間而不失正故曰甃甃之於井所以禦惡而潔井也井待是而潔故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辨正　愚案井甃者修井之外也四已交外體故云外之不

修則中之所存者不潔四之甃所以无咎也解者多謂四但能自修而无及物之功本旨反晦○三未甃故停汚五已甃故井冽

九五井冽寒泉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井冽寒泉食也冽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為美甘潔之寒泉可為人食也於井道為至善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為至善之義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正義 山陽王氏曰處井上極水已出井井功大成在此爻矣故曰井收也幕猶覆也不擅其有不私其利則物歸之往无窮矣故曰勿幕有孚元吉也

伊川程子曰井以上出為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力无窮井之施

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他卦之終為極為變唯井與鼎終乃為成功是以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

井以上為成功

大易擇言卷二十五